

## 中國的過渡人 國父之父查理宋

史述

1912年一月一日晚上十一時，在南京，舉行中華民國的開國大典。胡漢民陪同孫中山先生，在歡呼和掌聲中，走進會場。典禮簡單而隆重，臨時大總統孫文宣誓就任後，典禮完成。

他逕直穿過眾人，走到第一排旁邊，緊握著一位中年人的手，面對面站著，輕聲問：“查理兄，請告訴我，你在想甚麼？”

“全能全知的上帝。1894年。”

那被孫中山大總統稱為“查理兄”的人，是宋嘉澍，字曜如(Charlie Soong, 1863-1918)，英文名字查理。他蓄短鬚，穿整齊的西裝，神采奕奕，臉上挂著兩行淚珠；旁邊是宋的妻子，還有他的女兒和三名兒子。

宋為甚麼說：“1894年？”

那是他與孫中山結識的一年，也是孫生命的轉機，和中國革命的轉機。那年，孫只二十八歲，正在想向李鴻章傳相上書，路經上海，和查理歷史性的會晤。

1886年一月，宋嘉澍由美國回到中國，在美南監理會傳道，總監林樂知(Young John Allen, 1836-1907)，屢次調派，然後要他往太倉去開荒，設立教會。太倉並沒有豐富的倉，卻有許多艱難。

1889年六月，查理和妻子桂珍，去上海參加岳父倪韞山牧師的葬禮，傍晚回家，門口見有一名不識面的青年人，在那裡跪著等候。宋趕快扶他起來。那青年一口氣報出自己的來歷：“我叫陸皓東，原名中桂，廣東香山縣翠亨村人，因為生在同治七年八月十五日，所以父母給取了這個名字。光緒九年，在香港受洗入基督聖教。”

原來這名未滿二十一歲的青年，是上海電報學堂的見習生。進到了屋子裡，他取出教習牛尚周和海關官員溫秉忠的介紹信，二人是查理的連襟，娶了倪桂珍的兩個姐妹。查理展開信來看。信是用英文寫的，只一句話：“他就是你想找的那種人。”

陸又復跪下說：“我拜宋先生為師！”

宋告訴他，在教會，同是基督徒，不可跪拜；又說：“沒有甚麼可以跟我學的。”

陸說，要聽宋先生講道，並學“西學”，就是“獨立，自由，光復中華。”這在當時，也就是造反，要冒拋頭顱，洒熱血，抄家滅族的危險。但陸皓東並不畏懼。陸並且向宋講起他同村的好友孫文，字日新，因為粵語音

相近，又叫逸仙(Sun Yat-sen,1866-1925)，在香港習西醫，是個熱中於光復中華的人物，立志要作“洪秀全第二”。從那天，宋一直關心孫的事，雖然還未見面，已經對孫嚮往，卻未曾許為同志。

不久，查理回到上海。不過，他發現服事林樂知，比服事耶穌基督更難得多。宋在監理會有不少中外朋友，卻無法跟林“聖人”相處。林在上海，於1875年，創立了萬國公報，自任主筆；實際上是靠稱為“執筆華士”的沈毓桂，蔡爾康等人；林自己的中文，只是略通皮毛。有個流行的笑話，說林樂知在街上走路，會走進死胡同裡，因為他看不懂“此路不通”的牌子。當然這是笑話，但可見林樂知的中文程度有限。林雖然是美國宣教士，但同情滿清，討好政府，反對民主思想，稱革命者為“亂黨”。其他的美國傳教士同工，指責林獨裁，刻薄，並且把捐款放進自己口袋裡。

宋忠於基督，勤奮工作，並參與各項教會事工，在上海基督教界很活躍。這也是忠於宗派的林樂知所不喜歡的。宋因為秉性耿直，與林格格不入。結婚生育後，生活更為艱苦，而工作常為宗派掣肘。宋就擔任多所外商的買辦，並自行創立了企業：華美印書館，印刷廉價而品質高的聖經；繼設麵粉廠，並英美菸草公司等。幾年間，已經卓然有成。

1892年七月，宋脫離監理會，創中國耶穌教自立教會。地址是在法租界的一幢小屋子。這教會比廣東陳夢南的自立會，只晚了二十年，但在中國其他地區，還算是最早的。會友人數並不太多，可見願意走十字架窄路的人不多。他的妻子桂珍和女兒藹齡，則仍留在監理會；因為桂珍的父親，一生是監理會多年的牧師，到底感情的牽繫太重。宋也同意讓他們自由選擇所喜歡的教會。

其實，宋嘉澍同美南監理會的淵源，是極深的，至不得已離開，實在是他最痛心的事。

宋嘉澍生在海南島的文昌，原名韓教準，乳名阿虎，父親韓鴻翼，母親韓王氏。在十二歲的那年，他生命的轉機臨到。那年，有一位從美國來的舅父，在波士頓經營絲茶莊。其實，他是孀孀的弟弟，因為沒有子嗣，願意收阿虎為養子，好繼承他的事業。經過鴻翼夫婦同意，1877年，阿虎歷盡艱險，到了波士頓，正式成為宋的嗣子，改姓宋。

宋家店的生意鼎盛。阿虎感覺仿佛是到了另一個世界。養父為他找了一位好英文教師；那教師不僅教他課本，還帶他參觀新英格蘭地區，為他講解歷史文化背景，使他對美國有了深厚的感情。二年後，阿虎的英文進步很多，已經能夠表達思想。養父對他很愛護；只是當阿虎提出他想進大學讀書的時候，老人家大不以為然，全然不認為作生意有這樣的需要。

阿虎失望了。不過，他不甘願終老在絲茶行裡。1878年冬的一天，阿虎忽然失蹤了。他知道不能在相熟的人家託足，就在波士頓洋人的地區東躲西藏。一個美國年輕姑娘看見了他，介紹給殘廢的祖父，退役的聯邦海軍軍官查理·炯斯(Charlie Jones)。那位和善的基督徒老人，收容了這個

小流浪者。炯斯極為景仰林肯總統，他家中仿佛是林肯博物館，有各種的林肯紀念品和書籍。老人為這個聰明孩子的故事所感動，有意送他進哈佛大學；但阿虎不敢留在波士頓附近，怕被養父發覺。

炯斯和孫女商量，找到了他們的一個親戚，是聯邦海防巡邏艦“蓋勒汀”(Albert Gallatin)的艦長，年三十九歲的加百列生(Capt. Eric Gabrielson)，是一個品格良好難得的基督徒，同意讓阿虎以查理·炯斯·宋(Charlie Jones Soon)的名字入伍；他對這個看來成熟，卻只十四歲的孩子，處處關顧，就像父親一樣。

兩年的海上生涯，把查理鍛鍊得更成熟。加百列生奉調往別的艦上服務。在北加洛林納州的威爾明頓港(Wilmington)，給查理安排了退役，帶他到監理會，介紹給瑞考(Rev. Thomas Page Ricaud)牧師。

1880年十一月七日，瑞考牧師為查理宋施洗。

他在一所印刷廠找到工作。次年，瑞考牧師陪同他到達爾翰附近的聖三一學院(後來的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)。當時，只有二百學生，宋是唯一的華人。查理的監護人卡爾將軍(Julian Carr)，是學校的董事，後來杜克大學遷入現址，是卡爾捐獻的。卡爾是一位企業家，經營紡織，麵粉，和菸草等工業，工業城卡爾堡(Carrboro)，即為他所有。卡爾培植查理，使他成為品德良好，風度翩翩的青年。查理稱他為“卡爾父親”，終身對卡爾感激不忘；卡爾也繼續支持查理。只是因當時內戰結束還只十多年，南北的創痛未復，查理對林肯的推崇，使許多南方人側目，包括卡爾也不欣賞他的見解。不過，對各人意見的不同，還是予以尊重。

查理對英國文學修養很好，善於音樂，有講演天才，在街頭佈道。一年後畢業，查理繼入田納西州的樊得璧大學(Vanderbilt University)研讀神學。1885年底，查理完成了神學學位。

1886年一月，查理宋到達上海。同年末，查理宋與倪桂珍結婚。

宋查理不是吃教的洋奴，在監理會的軛下，過不慣奴顏婢膝的生活。迫不得已，發展企業自給；雖然傳同樣的十字架道理，聲音可以更為響亮一些。洋人認為他桀驁不馴，加以攻擊，甚至毀謗。傳至太平洋彼岸，使對查理支持最力，期望極高的卡爾夫婦，十分不安。幸而有一個親戚在上海，託他就地查問；回信說：“查理是中國基督教史上的聖人。”這才使他們完全放下了心。宋的各樣事業，得到卡爾的持續幫助。

1890年二月，因為在美國作過印刷，查理創立華美印書館，首先以國產紙張印聖經，價廉而品質優美，得到普遍好評，聲譽鵲起。聖經公會定印幾十萬本。美國的卡爾夫婦，對這名養子甚為自豪，匯來一大筆款表示支持。查理因為腳跟已經立穩，全部璧還。

以後，宋繼續創辦麵粉廠，紡織廠，菸草公司，在事業上都得到卡爾夫婦的支持。

宋一生是忠貞的基督信徒，牧師；也愛國，堅信民主。他為人慷慨好義，參與許多慈善事業，頗有豪俠之風。所以頗容易同日本的“浪人”接近。

有一次，他照平常的習慣，救助了一個人，那人竟然是上海青幫輩分最高，第二十世“禮”字輩的唯一傳人劉福彪；同盟會青幫的關鍵人物陳其美(英士)是“大”字輩(蔣介石是陳以下的“通”字輩，第二十二世)。因此，宋雖然不是幫會中的人，青幫和洪幫的人，卻對查理都很尊敬，樂意聽命，為他所利用。經過查理宋，革命得到幫會很大的助力。

1894年三月，拖著辮子的孫逸仙，在陸皓東陪同下，與查理宋相晤面。二人一見投契。孫是要去晉見李鴻章，上萬言書。宋則認為不從根本改革，中國難有希望。雖然如此，宋還是讓孫去試；就託王韜為孫修飾文詞，並託人說項，得李鴻章接見。結果徒勞無功。

其實，寄望於滿清改革，而自己想做“洪秀全第二”，是愛國而不忠君。這顯出孫中山實用和理想上的矛盾。但宋則是徹頭徹尾的民主思想。

雖然是初相識，宋就向孫指出：不能有“洪秀全第二”，他認為連洪秀全第一也是中國的不幸；孫應該立志作華盛頓，林肯。

那時，孫雖然知道林肯，華盛頓的名字，對於他們的事蹟和思想，實在所知有限；因孫從小跟長兄孫眉，住在三文治群島(後來才稱夏威夷)，並未踏上美國大陸；他的長兄不是讀書人，跟知識分子也少有接觸；到孫中山長成少年，進入中學，有歸信基督教的傾向，孫眉即送他返中國。

因此，查理即把他的“逸仙弟”接到家裡，介紹林肯“民治，民有，民享”的思想(林肯在“蓋茨堡講辭”中用語，見於一本舊聖經序言)。孫聞所未聞，虛心聆教，二人相見恨晚。孫“三民主義”的構想，就在這時開始孕育。

孫北上晉見李鴻章，時值忙於準備中日戰爭，李對孫不甚重視。孫失意歸來，決心創立興中會。興中會的章程，就是在查理的書房裡起草的，在查理的華美印書館印刷。以後的祕密書刊，鄒容的“革命軍”，以至各樣宣傳品，都是華美印書館的出品。出身文匯報排字工的夏粹芳，創辦商務印書館，也得到查理宋的指導和幫助。中國民族工業家榮宗敬和榮德生兄弟，也踵門求教，在興辦麵粉廠和紡織廠的開始，也得到過宋的指導和扶植。

那時，宋經營機器進口，獲利很多，對孫逸仙傾囊相助，連生意抵押貸款，都給了他。查理看出孫逸仙有熱誠，有雄心，而見識狹淺，是從事政治的缺點，雖不曾明說，還是慷慨出資，勸他到美國和歐洲遊學，以考察西洋的政治制度；同時聯絡各處的華僑，共同參加反清起義，連出國護照都為他設法預備。

後來惠州起義失敗，孫逸仙等到了日本。日本報紙報導：“中國革命家孫文抵日。”孫才欣然採用“革命”二字為號召，取自易經革卦：“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。”

這些轉變，都是在1894年開始的。孫始終記念，知道是神全能的聖手安排一切。

查理宋把民主思想的種子，播在孫的心裡。中國的革命，從北加洛林納州那裡開始。

有人說：“查理宋對中國人來說，太過西化；對西方人來說，太過中國化。”

其實，該說：他走在西方和東方的前頭。他是基督徒，他愛國，愛真理和民主理想，持守基督教道德原則；只是他所生活的世界，沒有理想，沒有原則，也不注重真理和政治道德。

在那個時代，中國連“離婚”都幾乎沒聽過，只有休妻；同時，權貴人物，弄個三妻四妾，並不算錯誤，反以為光榮；稱“匹夫匹婦”是輕賤的話，因為只有匹配的一夫一妻。而在西方，則以離婚或多妻是罪惡。查理把長女藹齡，給孫作女祕書，後來知道他們有結婚的傾向；他斥責女兒說：“豈有此理！孫叔叔有妻有子，我們是基督徒，哪能作這種事！”一時差不多同孫瀕於決裂。藹齡後來嫁了喪偶的孔祥熙。

不過，宋到底還是器重孫的。為了革命和國家，在孫中山先生返國就任大總統之前，諸事紛亂，查理薦舉次女慶齡暫為孫的祕書。後來袁世凱當政，1914年，孫出走日本，查理宋一家相隨共患難。

那時，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，要黨員立誓約，蓋指模，宣誓對孫個人效忠。黃興拒絕。孫聲譽受損失，黨員離心。宋也不同意；但一方面給孫勸諫和鼓勵，一方面居中調和。

1915年，在宋家返回上海後不久，慶齡即離家私奔，於十月二十六日，在東京由日本律師和田瑞作證，同孫中山結婚，沒有宗教婚禮。宋慶齡(Rosamon Soong Ching Ling, 1892-1981)二十二歲，孫文比她大二十六歲。孫並沒與妻子盧秀明離婚；盧還生有一個兒子孫科，並二名女兒。

有許多人以為宋是呂不韋型的權術人物，把女兒送給孫作側室；其實他從沒有為革命得甚麼，還為革命傾家捐輸鉅萬，幾次瀕臨破產的地步，卻未得名，也非圖利。這是基督徒的奉獻精神。他去世了，他的後人以為那是投資，要撈回多倍的厚利，以至為家族盛名之累，是他管不來的。

不過，查理的理想太高，他以為“民主”能夠解決一切的問題。他堅信民主，卻沒有對民主清楚的定義，沒深入的觀察，美國的民主，是建立在基督教的精神和文化上。華盛頓早就說過，美國的制度是基於基督教的信仰，如果沒有宗教，就不足以有效的統治。今天的美國，已經成為沒有宗教信仰的國家，所以投票制度，並不能產生理想的效果。

正如宋的父業是過渡的，他成為中國民主的過渡人。不過，中國卻似乎仍在茫茫的曠野裡。1915年以後，宋的情緒很壞。有人以為他是不滿慶齡與孫逸仙的結合。其實，國家局勢混亂，革命前途黯淡，孫逸仙失去總統位，而侷處廣東一隅，轉為小軍閥，怎能使他愛國憂國的心得到安慰？他抑鬱寡歡，心只在天上。

1918年五月四日，查理宋嘉澍安然逝世，得年只五十五歲。死因是纏綿多年的胃病。外間的謠傳，說他死於神秘的慢性中毒。神秘的霧，長久的籠罩著他的一生，仍然沒有撤去。

作者：于中旻  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  
[aboutbible.net](http://aboutbible.net)